

〈暗語密碼 ALL〉

我的口中有一絲絲的血絲，約莫八到九歲的我會把血絲抽出來，放在一張平整的潔白色衛生紙上，再將其包裹起來，我尚未命名那些血，如同什麼樣的隱喻一般，而那一陣子我並不明白為什麼口中有血。走路的時候連骨頭都感受著一絲絲疼痛，所以我必須以攀爬的姿勢行走，或由母親背二十幾公斤的我下樓。

那一陣子除了居於家屋，我也居於外婆的透天厝內，在二樓的房間看著電視，因疼痛不已，而在二樓哭著叫喊外婆，幾近嚎啕大哭，連行走下樓都無法。那段時日，家人並不曉得我發生什麼樣的事情，而我的體內數值往下行走，全家把我帶到中醫的療程，但療程效果並不好。

直至有一天我陷入昏迷，在昏昏沉沉當中，我搭上救護車，有父親、母親、哥哥的陪伴——其後，密碼在我身上誕生——我在高雄阮綜合醫院待了一段時間，後來轉院去高雄長庚。十餘年後，我才調出出院病歷，病歷以英文寫成，最初的診斷是類風濕性關節炎，但那是一個初步的診斷。昏迷那時候，我醒來望著白色的方格天花板，醫院急診的燈亮晃晃，天花板方格子如棋盤，宛若能夠下棋。父親、母親不在身邊。童稚時光的我詢問護理師：「爸爸媽媽在哪裡？」護理師回答：「他們去買東西。」我詢問了三次，因為不安以及恐懼，害怕被父母遺棄，我的內心中產生被棄感。那便是不到十歲的我，內核的引爆。然而過了不久的時間，父母親回來了，他們帶著臉盆、換洗衣物等等，醫師將其引到一旁，綠色門簾外，我隱隱約約聽到，是急性淋巴性白血病，高危險群，有可能成為敗血症。那些名詞彼時我都聽不懂，但似乎是一種嚴重的詞彙。

而我多年後，才在病歷當中看到 **impending shock**（敗血性休克）、**bleeding tendency**（出血傾向）——原來那些昏迷和血絲是這樣的命名隱喻，使我陷入精神無邊無際的幻想，以及時過十七、十八年的我，仍然內心過不去的關卡之一。

在我調出的 ALL（**Acute Lymphoid Leukemia**）病歷當中，第一頁的精密血液檢查就佔了七頁多。其中理學檢查包括肺部的咳嗽、呼吸困難、喘息、胸痛，以及暈厥、嘔吐、血腫、腹瀉、脹氣、排尿出血、生長遲緩……等。各種疾病的事件在我身上產生如核爆。十餘年後我思想，一個九歲的孩子怎麼能承受

受核災在自己身上發生？當核爆在自己身上發生的時候，我乖乖地聽允醫師的治療療程，化學治療療程需要兩年。為了活下去，我只能配合醫療團隊。

初次治療時，在醫院待了快要一個月的時間，由於我是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的高危險群，當初也陷入休克狀態，一條命如懸掛式地晃著。當時各科醫師都來看我，我的手指上長著血塊，他們詢問我是否能拍下來，因為這在醫療狀況中顯見。年紀小小的我允諾他們拍下來，做為醫學研究之用。手指上宛若長了小石，醫療團隊拍攝的照片我並沒有看到，但印象清晰的是這些血塊曾經被醫師說過是癌症的顯見，也不確定治療後會不會掉下來。

病歷上寫著簡要的英文文句：

The 9y/o girl was a case of Rheumatic arthritis diagnosed last year on rheumatic arthritis with initial presentation of arthralgia over four extremities and swelling over bilateral fingers. She was loss of following up noted for 2 days. In addition , she suffered from vomiting (light coffee ground) with tarry stool passwage since yesterday.

By the way , petechiae over face and gummy bleeding with pale looking chang with wound infection and selling over bilateral 4th , 5th finger were also found . Therefore m she was sent to 阮綜合 hospital and transferred to our Hue to R.A. with impending shock and bleeding tendency . At our ER , generalized 120 BPM ,

BT 36C RR: 22 cpm. With the impression of RA r/o hypovolemic shock with bleeding tendency r/o septic shock. She was admitted to PICU for further care

當時，我對於進入兒童加護病房時已經昏迷，已經沒有印象進入兒童加護病房的我待了多久，由於呈現休克狀態，印象中只在昏昏沉沉中看見兒童加護病房的護理師來替換點滴，父母親只能在外家屬室睡覺，由於加護病房有所謂的探病時間，因此我被隔絕在外——那段時間，被我拋諸於腦後。而我對於手指上的小石血塊沒有特別的感覺——就意義上而言，當時血塊對我來說沒有所謂的「美感」，我不在乎它們在我身上是否會掉落，因為比起這件事情，我毫無選擇，更該服從醫院的治療，畢竟在我的病歷資料上，已經接近死亡。隨之而後的，是兒童血液腫瘤科的醫師與家屬討論化學治療，並且確定病名。在緩緩回憶這段文句時，我甚至不知道我的嘔吐物呈現「*light coffee ground*」，*light coffee* 似是一種優雅的名詞，輕咖啡色，但在疾病中，它成為極為棘手的症狀。

由於在多重檢查結果之下，確診我是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aemia , high risk（急性淋巴性白血病高危險群），因此在初步診斷的病歷之下，我第一次住院住了 27 天，開始化學治療。化學治療伴隨著嘔吐、掉髮、孱弱的身軀，我不斷地在與死亡拔河，似乎輕輕一鬆手，就會把我往死亡的方向一拉。

而小石血塊在多次的化學治療下掉落了，如果不是病歷摘要，我早已遺忘它是在第四根手指和第五根手指上出現的血塊，掉落之後皮膚上有著血塊的痕跡。然而，時過十幾年，血塊痕跡也消逝了，當我發現痕跡消逝時，我才意識到「美感」這件事情，倘若血塊沒有掉落，對於一個喜愛美感的女孩子——我來說，小石會成為我心中的大石頭。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aemia（ALL）從此以後在我的人生當中成為一種暗語密碼，在我成長以後的人生，每一回要看醫生時都需要直接說出 ALL，已經治好了，固定追蹤回診。而我也很早就知道，每一次固定追蹤回診抽血，已經成為我一輩子的常態，那是極為殘酷的事情，在一個女孩子小時候，就注定一輩子要經常性抽血檢查。我曾擔心這疾病會不會復發，因為早已在我小時候，我就已經看過許多病友復發，甚至死亡。但主治醫師告訴我，我的疾病有八成不會遺傳，即便如此，我依然帶著這種恐懼生活，作為女性，我畏懼如果有一日我許配給婚姻，我若是產子，會不會他遺傳著我的疾病？是故，我將人生規劃拒絕結婚生子，似乎註定我一輩子孤獨——在這個疾病中，有很長一陣子，我常覺得內心有一種深深的孤獨感，這種孤獨感，伴隨著我二十幾年，父母親不知道，只會告訴我：「那都過去了，人要往前看。」但我始終無法往前看，無法忘懷我自小面對的殘忍性，生命悲傷如歌，逆流成河，我獨自一個人在河道上往上逆流，在這疾病的藥物作用下反反覆覆嘔吐、治療，在我長大後，我甚至會想——為什麼我在當初敗血性休克的時候，沒有就死亡呢？

我總是會想起喬，她是我人生中第一個好朋友，罹患了兒童骨髓性白血病，笑起來眯起來的眼睛如一條細縫，縫裡有光，並且聰穎，我享受著她的燦爛，但同時面對著她的腐爛。我總和她在身體還尚可的時候在病榻間玩牌，而媽媽會罵我，不要再玩樂，只因為我沒有身體康健的資格，我將身體讓渡給疾病。喬的化學治療最後失敗了，配對了骨髓移植，一個人孤單的在無菌室，彼時我望著無菌室的鐵門，緊緊地鎖著，最後她走了。是一位佝僂的老婦人在我推著點滴架，由外婆陪病時告訴我：「妳不知道她回家了嗎？」

回家——一條終點的路。我恆久記得她死亡的日期是五月八日，我未能為她超

渡，而所謂的對不起、來不及、超渡，也是我未能所及的。在疾病面前，我們這群兒童什麼也不是，只能佯裝著純真，在一次又一次的治療中，服從主治醫師與住院醫師的判斷、下藥。對於喬的死亡，我只感受到生命苦澀如歌，即便我想追尋她，在我往後的記憶中，我只記得她澎澎小小的臉容，來不及長大的模樣，如果可以——我願神或什麼，讓時間逆流，留下她的生命，與她一起成長，回望我們的童年有多麼苦澀但也帶點一絲笑容，我深愛著她的生命，最終只能依依不捨，無法與她一起看花海盛開、燕子群在高空中飛著的模樣，我與她的緣分終究只有長庚六樓病房的短暫日子，她恆久留在我心田。

我輕輕哼唱起那首歌：

「在這浩瀚星河，妳是什麼？在她溫柔眼眸的妳，是什麼？閃著光墜落，又依依的不捨，所以生命啊，它璀璨如歌」——福祿壽《我用什麼把妳留住》

而我，或者即便是主治醫師、住院醫師，都無法用任何方法把她留住，用盡所有方法，都無法把她留住，將她交給死神，這是我生命中，在最小的年紀中，感到最為遺憾的一件事。喬，我終將無法把妳留住，而妳在我心田裡活了很久、很久，伴隨著我的生命成長，始終都在。

「想不想看花海盛開，想不想看燕子歸來，如果都回不來。那麼我該為了誰而存在？」——福祿壽《我用什麼把妳留住》

喬，在這暗語密碼裡，我最終想寫給妳的，是我畢生的遺憾，無法與妳一起成長，輕唱那首歌給妳，無法把妳留住，即便我長大了，成為任何一個身分，我用一個字句，都無法把妳留住。我用盡所有方法，把妳鎖在一格方正的中文字裡，我讀不到妳的病歷，我讀不到妳曾經的痛苦，我無法和妳看花海盛開、四季遞嬗、燕子歸來，去遍各種國家，一起成長。

如今，我才藉由書寫知道我在很小的時候，見證過妳的燦爛、孱弱，在我的生命裡，或許至今二十幾年都苦澀如歌。在我多次服用安眠藥的時候，我睡著了，但妳是永恆睡著了，我超度妳了嗎？我只知道，我錯過妳了。在我拼命書寫的時候，我燃起無數的菸，吸進肺裡，菸霧瀰漫著，我因為無法承受尼古丁的重量而嘔吐，但我必須用這種方式逃脫現實，逃脫我書寫妳的悲痛，唯有這樣短暫的魔力，我才可以避免去想像，我是個倖存者，我至今仍會因為自己的倖存感到痛苦，我曾經多次想過，為什麼死去的是妳，而不是我？我成為寫作

者，又是為了什麼？為了無謂的見證嗎？我從未覺得書寫使我趨緩了痛苦，創傷書寫無所謂好起來，只有讓我陷入深深地情緒裡思念著妳。

長大以後我成為重度憂鬱症患者，疾病伴隨著我一生。我們苦，卻無從停歇。如果有來世，我會努力再次找到妳，我想許願，和妳一起看浩瀚星河，在健康的身軀下，我們不要再被神選中，把身體讓渡給疾病，我們要康健地活著，拒絕死神地媚笑，我們要再次成為朋友，見過好多次月光，讓月光照亮在妳的臉龐，妳的聰穎，或許會讓妳成為一個醫師，拯救很多人，但妳也會知道妳不是神。倘若有來世，我們肯定要再見。

相似的暗語密碼，我和許多兒童病友們一起用身體學習、見證著，在那永無止盡的年歲裡，我失去過很多人，自幼，我用生命學習失去與死亡，也抵抗著死亡，在我調閱出的厚厚一疊病歷裡，我不禁多次想著，那些為我膽打病歷的醫師，他們是否有痛心的時候？在施藥與拯救之中，跟死神拚搏，或知道自己不是神，在一些兒童面對復發時，說了需要等待「奇蹟」，奇蹟——在那語境裡，多麼殘酷的一句話。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住院醫師哥哥，他在我多年之後，才讓我知道他離開了血液腫瘤科，他總是關懷著我，喊著我的名字，說他小時候多愛看漫畫，有機會要帶給我看，但我們早就失去緣分——我不禁想著，如他一般溫柔之人，是不是因為白色巨塔的高壓而離開，或者因為不忍心看著兒童罹病而奔赴死亡，在他的束手無策下離去。

我同時用生命記得，有一位女醫師總是在我化療時，需要做骨髓穿刺時，總能一針打入骨髓。記憶中已然稀薄，但她曾經為我施打 Ketamine。因此，每一次在精神科初診看診時詢問我是否有用過非法藥品時，我總會說，有，但是是合法的，小時候為了治病施打 Ketamine。為了語句的正確和政治正確，我從來不說毒癮者，而是藥癮者（drug abuse），過度地使用藥物而成癮，我也知悉，這和社會階級有著連帶關係。而如今——那一位女醫師已經成為了高雄長庚的主治醫師，甚至升級成為主任，她是一位悉心善良的好醫師，我已有十幾年沒有見過她，她是成為救治我生命的醫者，也是我暗語密碼裡印象深刻的溫煦。

我們這群孩子，當時忙著生、忙著死，在推進病房中急救，不斷地流著鼻血或休克，呼叫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偶爾有些微燦爛的童稚時光，在那些笑容和傷痛中度過。有人生，有人死，在我生命擱淺地那幾年，我也休學了，只在還有精力時，於病榻中一直不斷讀書、寫考卷。那段時光中，我經常望著長庚六樓窗外的藍天白雲變化，流雲不斷浮動、飄散著，時光任期流去，但誰也不知道死神即將迎接誰。也許，作為住院醫師或者主治醫師，他們都有無力感的時

候，但能成為一名血液腫瘤科，這種小科別的醫師，我其實心心念念感謝著他們。縱然長大的我因為被精神科醫師說過，我是整個生命史的問題，我仍然沒有辦法接受心理治療，我在十歲時曾經死過，但我仍感謝把我留下來、治好的醫師們，使我有其辦法以文字，頂住我過去的所有遺忘。

我和那些孩子擁有相似的暗語密碼：ALL（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急性淋巴性白血病、AML（Acute Myeloid Leukemia）急性骨髓性白血病、（SLE）系統性紅斑性狼瘡……等，在長庚六樓的粉紅色 Station 中，我不斷聽聞誰誰誰的病情，被病床推進病房裡，也曾經聽聞過在女孩與男孩之間，這些病情的康復率會有不同的變化，也會有不同的發生率、治癒率。

在化學治療下，我的口中已經沒有血絲，那二十七天裡，我不曉得自己怎麼熬過的，又或者應該說——在那兩年的化學治療裡，我不曉得自己怎麼熬過來，在小小的身軀和靈魂中，度過所有苦難，努力成為一個勇敢的人，見證他人的死亡與苦痛，拚命與生命拔河。在我長大後、好久好久，才聽聞媽媽當時每天都哭，我曾經以為，我是一個「受詛咒的孩子」，我是不該出生的存在，但我的爸爸曾說，遇到了就面對；我的小阿姨跟我說過，從來不會覺得我不該出生。

「因為妳是我們的孩子。」她這樣說。

故事始終未完，那厚厚的病歷紙上是我撐過的兩年。倘若我能，我要說服自己有個信念——我是被祝福的存在，我是該活下來，替那些不能活的孩子，一一將他們牢記在記憶方格的書寫者。